

夏商

猜拳游戏

夏商
小说系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夏商小说系列

夏商

猜拳游戏

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猜拳游戏 / 夏商著. —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

(夏商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675-4717-9

I. ①猜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57497 号

猜拳游戏

著 者 夏 商
策划编辑 王 熠
责任编辑 朱妙津
责任校对 王丽平
装帧设计 夏艺堂艺术设计+夏周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/>

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194 32 开
印 张 7.25
字 数 133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4717-9 / I · 1867
定 价 38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熠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序

出版文集至少有三个作用，一个是归纳较为满意的作品，一个是带有定稿本性质，再一个就是作家的虚荣心。

在严肃文学式微的时代，写作作为一种多余的才华，连同被虚掷的光阴，是无中生有的幻象。有时候，我甚至不认为写小说是一种才华，至多是无用的才华。虚荣心是支撑作家信念最重要的一根拐杖，而这种虚荣心，其实也是自我蒙蔽，写作只是著书者的自欺欺人，它是件私密事，和所有人无关，小说首先是小说家的，其次才是读者的，小说里的故事和现实中的故事最终皆会烟消云散，小说家虚荣的逻辑在于，假装写作是有意义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初学写作，转眼三十年，用坊间谐谑的话讲，小鲜肉变成了油腻男。过完半生太快了，再过三十年，说不定就过完了一生。写作这件事，是我延续最久的行为，即便有创作停滞的阶段，对文学还是初恋般凝望，怕与之隔膜太久，断了音讯。

即便如此，写出满意的小说更多时候是一厢情愿，无论满不满意，文字终究慢慢攒起，发表、出版、修订乃至推倒重写，宛如跟自己的长跑，一直掉队，一直掉队，最后败给自己。

小说出版后的命运和作者基本无关，仿佛风筝飘远，作者手

里没有线轱——书籍永远在寻找读者，而作家只有一张书桌。

2009年，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文集“夏商自选集”，四卷本，作为不惑之年的礼物。

这次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的是第二套文集，在此之前，在该社先后出版过讲谈集《回到废话现场》和修订版《东岸纪事》，彼此建立了信任和友谊，尤其是王焰社长对拙著《东岸纪事》不遗余力的推荐，让这部小说获得了更多知音，始终铭记在心。

之所以用“夏商小说系列”，依然没有用“夏商文集”，理由很简单，希望在更老一些，完全写不动时再冠以这个更具仪式感的名称。

“夏商小说系列”包含长篇小说四种五卷，中篇小说集及短篇小说集各两卷，共八种九卷。比2009年版容量大一些，年纪也增了近十岁，大致是送给知天命之年的礼物了。

借此机会，对作品进行了全面修订，写作之余也喜涂鸦，用毛笔字题签了封面书名。装帧是请留学海外读设计的夏周做的，是我喜欢的极简风格。

再次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感谢这套书的策划编辑王焰社长，感谢责任编辑朱妙津女士。编辑隐身于幕后，作者闪耀于前台，美德总是低调的，而虚荣心总是趾高气昂。

夏商

2018年1月18日于苏州河畔寓中

目录

看图说话

081

嫌疑

041

猜拳游戏

001

轮廓

163

十七年

121

猜拳游戏

1

药剂师萧客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玳瑁眼镜，从门卫室出来，忙了一天，他突然想起中午约好的饭局，便赶紧给丛蓉挂了个电话，让她五点半直接等在老城隍庙福佑路旁的老饭店门口。他妻子在话筒那头看了看表，已到五点钟了，便埋怨通知得太急了点，嘴巴里说：“怎么这样，连化妆换衣服的时间也不给人家。”萧客嬉皮笑脸道：“你挺着大肚子，就不要再讲究了，反正夏商是熟人，人家知道你从前是个美女的。”丛蓉不高兴道：“我知道你现在嫌我难看了，我不去了，省得坍你的台。”

萧客的家在老西门，离吃饭的地方走路只有刻把钟。丛蓉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，我已在那儿等了五六分钟，她怀孕的样子还不十分明显，她终于还是打扮了一番，换了套比较宽松的衣服，腹部被很好地掩饰起来，她从出租车上下来，看见我一个人站着，很奇怪。

“萧客呢？”她问，“怎么还没来？”

“可能堵车吧。”我说。

“外面有点雨，我们先进去吧。”丛蓉说。

我们就走进了饭店，找了张四个人用的小餐桌，一边喝

茶一边等萧客来。但是萧客迟迟未到，六点钟的时候，我起身小离片刻，到门外与事先约好的常小东短暂会合，交给他几本他需要的杂志，随后我重新回到餐桌旁。我坐下时，发现丛蓉有些不安，她说：“迟到这么久，不会出什么事吧。”

“不会出什么的，会出什么事呢？”我笑了笑。

“等他来了，得好好罚他。”丛蓉说。

“对，罚他喝酒。”我说。

“喝酒，那不等于在奖励他么。”丛蓉说。

“那罚他给你买套好看的时装。”我说。

“那还行。”丛蓉对这条建议颇感满意，不过她又面露难色说，“我快做妈妈了，怎么买衣服呀。”

“那这样吧，让萧客给你买条丝巾。”我说完这句话感觉有点不妥，因为过去给丛蓉买丝巾的不是萧客而是我，女人一般会喜爱某种饰件，丛蓉特别钟情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丝巾。果然丛蓉看我的样子不对了，她一定是想到了过去的事。

我的手机非常及时地响了起来。花支说明天回浦东，他父母的家和我同在一个新村，我在三村，他们在六村，他问我有没有空，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找个地方聊聊天，另外再叫上常小东。关上电话，我说：“有点饿了，我们先来客点心吧。”

丛蓉点点头，看着我说：“再给我来一杯加奶的红茶。”

加奶的红茶也是丛蓉所喜欢的，我心里想，我不能再久

留了，如果萧客一直不来，剩下我和丛蓉两个人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呢。这个局面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，本来我约萧客出来是因为有件事要托他帮忙，当然我知道丛蓉也会来，我的朋友萧客爱带着太太出入各种场合，因为他有一个漂亮的老婆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看一个男人的品位有时就看站在他身旁的是怎样的一个女人，丛蓉这样的女人当然让萧客引以为豪。在我生活的圈子中，丛蓉是最漂亮的女人，每当看到她的脸，我就会产生一丝淡淡的哀愁。已经有好几年，我们没有单独在一起了，而此刻，我们相对而坐，她已成人妇，我也有了妻儿，一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。

手机再次响起打破了沉默，我把翻盖打开，听到一个陌生的男声：

“请问你是萧客的朋友夏商么？”

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，那个人继续说：“我这里是第三公安分局，请萧客的爱人听电话好么？”

我将电话交给丛蓉，然后看见她的面容慢慢阴沉了下来。

2

警察甲乙站在药剂师萧客面前的时候，他正从门卫室的石阶下来，准备到对面马路去叫辆出租车。萧客的医院在浦东，过了南浦大桥，转到河南南路，很快就可以到城隍庙老

饭店。他看看表，发现时间有点紧，等他重新抬起头的时候，看见的却是一对戴大盖帽的警察。

药剂师萧客还没回过神来，已经被两个警察带上了路，当然他要询问一下为什么，所以不无故意地问：“凭什么让我跟你们走。”

警察甲说：“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萧客申辩道：“我什么都没干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。”

警察乙说：“我们并没有说你干了什么，不过是让你配合工作，了解一些情况。如果我们认定你犯事了，就不会用这种方式了，你看你手腕上不是连手铐也没有么？”

萧客朝四周瞄了一下，下班的同事们正好奇地（并且充满怀疑地）朝他张望，萧客用力将脚跟定住，不走了。

“不行，不给我说清楚，我不能跟你们走。”

警察乙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低声说：“有人把你供出来了，你不能不去。”

“我干什么了，被谁供出来了？”

“你去了不就知道了么？”

萧客用中指把鼻梁上的玳瑁眼镜朝上推了推：“我一向安分守己，但你们好像怀疑这一点。”

这一路上，药剂师萧客苦思冥想起来。三个人步行了一刻钟，萧客越来越觉得冤枉，他根本记不起生活中出了什么问题，他看了下表，时间告诉他，夏商已经在老饭店门口等他，丛蓉也应该到了，两个人正朝着福佑路方向望眼欲

穿。他心里有点烦躁，一方面觉得对不起朋友，另一方面又有点不安，他知道今天的晚餐聚不成了，很可能举杯对饮的是夏商和丛蓉。他觉得胸口很不舒服，就再一次停住了脚步。这时已经来到公安分局的门口，萧客回头对后面两个人说：“我堵得慌，能让我喊一嗓子吗？”

两名警察有点奇怪地看着他，药剂师萧客已经响亮地喊起来了——

“我他妈……”

一旁的两个人从他口型看出了后面的内容，警察乙握紧了手里的警棍，准备在药剂师喊完那句话后给他一下，然而萧客的声音戛然而止了。他朝地上呸了一口，随即大踏步朝大门走去。

警察乙准备追上去，被警察甲一把抓住，警察乙骂道：“这小子，真他妈张狂。”

“年轻人肝火太旺。”警察甲笑着摇摇头，示意不必计较。

药剂师萧客听到了背后的对话，他面无表情，大步流星往里走。警察甲说：“错了，左边。”

警察乙终于忍不住骂道：“跑这么快赶尸呢。”

药剂师萧客回过头来，生动地笑了：“你这样一说，我不知道是左边死人还是右边死人。”

警察乙这回没有听搭档的劝阻，冲上去重重地把萧客推了个踉跄，药剂师站定了，把头摇摇，那幅画面真是生动至

极。萧客暗暗佩服自己，没有想到自己有那么大的自制力，还能慢悠悠地说：“请你再来一下。”

警察乙果然听从了他的吩咐，这一回他使用的不再是推，而是重重的一击。萧客觉得胸口像被撞开了，有一只拳头探进了胸腔，卡在了骨头之间。他下意识地用手去守护，人却一下坐在了地上。

半晌，他站了起来，把目光投向警察甲，问：“刚才你说什么，左边走是么？行，那就走左边。”

药剂师萧客返身往左边走，他知道警察乙要倒霉了，刚才他往右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中年警官朝自己这边走来，那张脸好生面熟，他立刻想起来了，几天前在电视中出现过，在一个法制节目里讲述新近侦破的一桩谋杀案。他是这个分局的局长。萧客相信方才的那一幕已尽入他的视线，果然他听到了一声断喝：“贾小勇，下班后到我办公室来一次。”

贾小勇是警察乙，萧客再次把头一甩，他瞥见警察乙神情沮丧，似乎欲申辩什么，却口齿结巴什么也吐不出来。

那个中年人把手一挥，说：“我都看见了，真是大开眼界。”

于是，药剂师从容地朝左边走去，紧随上来的警察甲将他领到了一间宽大的房间里，已经有守候着准备盘问的人了。那是个浓眉毛小伙，当然边上少不了一个女办事员，萧客在对面坐下来，因为光线有点斑驳，他闭上了眼睛，他又想到了老饭店里的那一男一女，他想：这叫什么事儿呀。早知

道这样，就不该给丛蓉打那个电话，这下倒好了，给了一对旧情人鸳梦重温的机会。

3

公安局打来的电话使丛蓉芳容大变，我从她的眉宇间看出了事情有些不对头。我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丛蓉把头摇摇，表示她尚不清楚，她说：“公安局只是让家属送衣被去，看样子萧客犯事了。”

我大惊失色，连说：“怎么可能呢。”

丛蓉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先走了。”

“我陪你一块去吧，帮你拿拿东西。”

她的一抹苦笑再次显露，她没有反对，轻轻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我和丛蓉认识是因为萧客。那是早些年，我还在浦东的一家化工公司上班，附近一些单位之间经常联谊搞活动。萧客是团委副书记，他们医院那次组织了一次大规模舞会，地点在院办大楼顶楼的多功能厅，应邀的单位除了我们公司，还有港口机械厂和一家幼儿园。丛蓉就是那家幼儿园的教师，她从行知师范学校毕业不久，能歌善舞。虽然那天晚上的漂亮女孩很多（主要是护士和幼儿园教师），但丛蓉仍然显得很出众。我虽然不会跳舞，还是情不自禁邀她跳了一曲。进了舞池，我才发觉自己只能来回走走，脚步根本没有

章法。当时，我们把这种跳法叫做摇两步，是一种带点暧昧的亲密舞种。我和丛蓉显然还没有跳这种舞的资格，所以丛蓉就不高兴了，一定以为我在吃她的“豆腐”，本来喜气洋洋的面孔一下子阴暗下来。一曲甫毕，就离开我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。其他的小伙子都把应邀的姑娘送回了原处，只有我孤零零站在那里，幸好没有人注意我，我就灰溜溜走到阳台上去了。

如果事情到此为止，那么以后我不大会与丛蓉有什么关系。可过了一会儿，丛蓉居然也走到阳台上来来了，她剥好了一只橘子，一边吃一边把核吐在掌心里。她显然不知道我也在场，不免有点尴尬，我朝她笑了一下，据她事后说，我那一笑非常质朴，她对我的戒心一下子没有了，她便也朝我笑了一下。我们就随便聊起来，她后来终于从我言谈中证明了她的猜测。

她说：“你不会跳舞却来请我，胆够大的。”

我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没有办法，那是认识你的唯一途径。”

她很好看地笑了，说：“你为什么一定要认识我呢？今天有那么多漂亮女孩。”

我说：“你应该是知道的。”

她开始逼我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看着她笑嘻嘻的模样，我有点儿害羞，只好说：“我觉得你比她们都漂亮。”她的双颊一下子红了，虽然她知道我

会说什么，而且是她逼着我说的，可她的脸还是红了，她那么娇羞动人，不由让我心旌摇荡。我脱口而出：“我想明天再去跳舞，我和你，我们到浦西去好么？”她没有说不好，也没有说好，而是说：“你又不会跳舞。”她的意思我立刻明白了，她愿意与我在一起，但可惜我不会跳舞。我说：“那么我们去唱卡拉 OK 吧，我的歌还唱得不错。”这一次，她点了点头，虽然点得有点不太情愿，但你总得让女孩子留点矜持的余地吧。

所以说，我和丛蓉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还算萧客做的媒。如果没有他那次组织的活动，我和丛蓉可能就不会认识。当然你可以说如果没有那次舞会，以后也会有类似的情况，可这种说法一点意思也没有，我不想抹杀萧客在这一点上所起的作用。当然后来他自己娶了丛蓉做老婆，有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意思，但那是后来的事。

我认识丛蓉的时候还不叫“夏商”，对外使用的是我的本名夏文煜。这说明我认识丛蓉比较早，我用本名在 1989 年第 5 期《剑南文学》发表过一篇散文，那是我真正的处女作。第一次用笔名刊登小说是在 1991 年第 5 期《萌芽》上，那是一个叫《年轻的布尔什维克》的短篇，是令我耿耿于怀深感后悔的一部价值观混乱的劣作。有一度，丛蓉称呼我的本名，有段日子她甚至亲昵地叫我文煜。后来我们之间完了，虽然还是朋友，但她再叫我时，却又把姓加上了。再后来，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少了，她也像社会上一些陌生的朋友